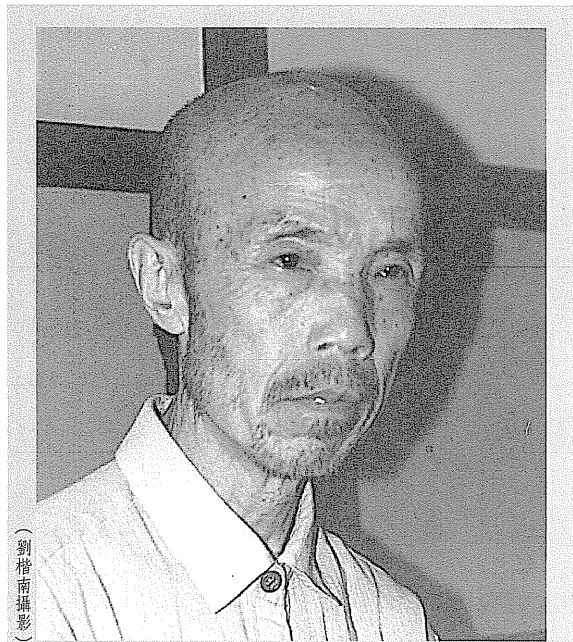


# 特寫十位文學人

◎編輯部



(劉楷南攝影)

## 周夢蝶： 建構完整的心靈 世界

「人格風格高度統一，文學哲學渾然一體，建構出一個完整的心靈世界。」這是第一屆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」評審對得獎人周夢蝶的一致推崇！而在眾人的引頸期待中，周夢蝶出席了頒獎會場，接受喝采與祝福！

自在的笑容、從容的步履，周夢蝶似

乎總悠遊在他安詳、沈靜的世界中，不明究理者，可能誤以為他的少年路走來平坦且順遂，如今才得以無欲無求，然而事實正好相反。民國九年於大陸河南出生的周夢蝶，年輕時即加入青年軍南征北討，民國三十七年隨軍隊來台，就此告別了老母、妻子及兒女，在陌生的地域獨自生存。民國四十五年自軍中退伍後，周夢蝶憑著自身對文學的熱愛，加入了「藍星詩社」，並開始發表詩作。當時的他，嘗試做各種的工作，包括店員、小學教員，甚至是守墓者，直到民國四十八年，他開始在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騎樓擺書攤，這一擺就是二十一年，不論刮風下雨，他永遠沈靜地坐在書攤一角，將自己浸泡在書海中。同年周夢蝶出版了他的處女詩集《孤獨國》，以此奠定他在詩壇的地位。民國五十四年，又出版了第二本詩集《還魂草》，他的詩至此已臻於成熟的境界。

周夢蝶的人與詩，似乎總是跌宕沈鬱的。朋友洛冰曾這樣形容他的人：

他在他那缺了腿的椅上，盤膝垂目，他在數他的念珠：他的詩。他不孤獨。

他是飲陽光的雙子葉植物，在酸酸澀澀的石板上植夢。

而紀少陵在與周夢蝶訪談之後的側寫中也曾這樣形容他的詩：

在他的系列詩調中，感潤的是他在世事轉燭的生、滅、常、斷，以及成、住、

壞、空之間，將一己的心魂精魄「坐隱成晷」，牢牢地戍守在一方「損之又損」的「詩律」之中，凡此都呼應了「人格風格高度統一，文學哲學渾然一體」這句話。

二年前，周夢蝶首度返回故鄉河南，得知母親、二子皆已過世，妻子改嫁後也已故去，這一切對周夢蝶而言，可謂打擊不小。幾度遷徙，周夢蝶在淡水之濱落腳了，這個在他筆下有著「由柘紅而櫻紅而棗紅醬紅鐵紅灰紅的落日美景」之地，已將周夢蝶與台北文化圈的喧嘩隔絕開來。此次「國家文藝獎」頒獎典禮籌備單位一直擔心長年深居簡出、淡泊世情的他不願出來領獎，因為他嘗言：「得獎像是一條被撈上岸的魚曝曬在烈陽之下，是一種痛苦！」所以直到周夢蝶出現的那一刻，主辦單位及文學獎評審這才放心下來。

踩過坎坷顛簸的崎嶇山徑，也踏過陽光普照的康莊大道，今日的周夢蝶依然故我，每天不分晴雨地在他的詩國中勤耕細耘，僅管花果已豐美碩實，但周夢蝶仍繼續散播詩的種子，此次接受中山大學之邀擔任「駐校作家」就是最好的印證！（陳宛蓉）



## 張良澤： 台灣文學的 捍衛者

取材自台灣土地的台灣文學，在時代的浪潮中，從台灣文壇退隱了三十多年，直到八〇年代，尋訪台灣文化根脈的呼聲響起後才重出江湖。而其中推展台灣文學著力甚深的張良澤，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，擔任了歷史上第一所以「台灣文學」為名的科系的系主任，這個經歷了八次的